



戏剧中的地名探秘

左云的幽州城



一说起幽州，人们都知道位于北京的那座历史上有名的幽州城，但你怎么也想不到，在左云也有两座幽州城，一座位于威鲁堡东1公里处，一座位于小河口村东1公里处。位于威鲁堡东的幽州城是原左云文联主席刘志尧于2012年夏寻访到的，它位于威鲁堡东2公里处，南距元台子村不过1公里的明大边上，明大边穿城而过。另一座是好友姜宝千先生于2020年在民间访到的。经过笔者多次深入实地调查，发现位于威鲁堡东的这座幽州城略早于小河口的那座城。为什么会出现两座幽州城呢？笔者调查发现，威鲁的幽州城是被洪水冲毁后西迁小河口的。这里面有个故事与水刮幽州城有关。

据说幽州城北有座“牛头山”。山之东西各有一穴，常年流水不断。人们叫它“牛眼泉”。左云老知青贾永新老师讲：当年一头雌牛带着牛犊在山上吃草，一队鞑兵企图翻山杀入口里，雌牛奋起撞向入侵的敌兵，结果跌落山崖，与敌人同归于尽。牛犊昼夜思母，终日泪流不断，终化作一座牛形石山。其两眼各有清泉涌出，左眼水量较大，口径有碗口之粗；右眼水量较小，为涓涓细流。两股牛眼泪奔流到半山汇成一溪，使得河水四季涌流不涸。牛犊思娘成天泪眼涟涟，山前的长城深受感动，自断五丈为河水让道，这自断处就在古老的幽州城。据说，当年某夜，一场特大暴雨之后，幽州城被洪水催毁。洪水不仅冲毁了城池，也冲毁了城墙。故有“长城自断五丈为河水让道”之说。

幽州城按出土的制钱和砖瓦瓷片考证，为一座活跃于辽、宋，而毁于金代的古城，据左云已故收藏家魏文说：在这座遗址上，宋代五大名窑的瓷器残片都能见到，足见其古城档次地位之高。后来笔者考证，它确实是一座州城，曾驻有节度使等官员。它也是辽、宋两朝的一座边塞行宫，其南面就是水草丰美的“云中甸”养马场。《辽史》称其为“晋幽州”。据《辽史·本纪第一》载：神册元年夏四月乙酉朔，晋幽州节度使卢国用降，以为幽州兵马留后。八月，拔朔州，擒节度使李嗣本。勒石纪功于青冢（今朔州青钟村）南。十一月，攻蔚、新、武、妫、儒

五州……自代北至河曲阴山，尽有其地。次年三月辛亥，攻幽州，节度使周德威以幽、并、镇、定、魏五州之兵拒于居庸关之西。校勘记“考异论”云：“是时幽州节度使为周德威，不能同时又是卢国用。”因此史家认为《辽史》有误，不应同时出现两个幽州节度使，其实当时还真有两个幽州城。后来戏剧里杨家将“七郎八虎闯幽州”的事就发生在这里。他们救出宋帝后，南过金沙滩，撤退到五台山。延至后世，因国内史家不了解实情，就将这座幽州城篡为北京的那座名气很大的幽州城。故现代古装戏剧乍看就知道说的是那座大幽州城，其实不然。关于“七郎八虎闯幽州”，过去的戏剧、评书、小说都有唱载，现将剧情略作交待。

说的是北宋初年武将世家杨家的兄弟八人，其中七个是亲兄弟，一个义兄弟，所以被称为“七郎八虎”。

景德元年（1004年），辽国南犯雁门，宋真宗御驾亲征，被困在了幽州城中。朝中得知皇帝被困，急令杨家父子前去解围，杨继业派“七郎八虎”上马先行。

杨家的小哥八个来到了幽州城下，辽军根本没把这几员宋朝小将放在眼里，而宋真宗也没抱多大的希望。可一交战就不同了，这哥八个如同是虎趟羊群一般，直杀得辽军个个哭爹喊娘，死伤惨重。有人通报给宋真宗，真宗才敢抖胆走上城头来观战。真宗一见战况心中大喜，下旨大开城门出兵助战。杨家七郎八虎的这一闯，闯出了杨家将的威风，闯出了宋军的士气。真宗下旨乘胜追击，直打得辽军后退了三百里才敢扎营。

宋营大排筵宴，庆祝幽州解围。在庆功宴上，真宗大大地嘉奖了杨家父子，在祝酒词中，真宗说：杨家的哥八个，就是只剩下一个武艺最差的，也可保我大宋江山安全无虞。也正是宋真宗的这句封语，为杨家埋下了无穷的后患。才有了后来的一门忠烈折戟沉沙的故事。这是小说和戏剧里的描述。按史书载，杨继业是被俘绝食而亡。杨继业之坟至今没有找到，有人说它就在左云葫芦峪山前杨家窑村西的“杨家陵”，待考。高海泉

老大同的春灶炉子



新中国刚成立不久，大同城里的四合院租住给了不少外来人口，当时这些人家多住在四合院的东、西房或南房，这些房子面积都不大。每当炎热难熬的时节，家里的铁炉子用不上了，居民们就在院子里盘个泥炉子来做饭，这种炉子人们就叫它春灶炉子。也有少数人家把灶火盘在小房儿（闲房）里，但多数人家只能到院子里盘。

春灶炉子从字面上讲大约是从春天暖阳时可以开始使用的炉灶。砌时，最好找两个烂瓮底子，大灶子用大点儿的，后灶子用小点儿的。只有一个烂瓮底子的时候，就得用砖头垒后灶子，缺点是没有用水泥罩面的底子，往往被雨水浇得砖缝裸露，尤其用半个瓦盆的，日久不稳。这样随形而砌的大灶炉子形似大肚酒瓶子，后灶子尽量盘成一个正方形。吹风的来源就是把家里的风箱搬到外头，左右风匣嘴子一定正对好，不然还得打开风箱调臂杆子。

当初这种炉子都是心灵手巧的女人们做的，用一个破缸底做底座，用黄土和泥用砖瓦逐步泥出进风口、炉膛和出烟口，这种炉子下小上大圆乎乎的，再刷上大白粉非常漂亮，像半截佛塔或是一个泥钵。做饭的时候搬出风箱，平时不用的时候扣个盆子以防雨淋。也有人家用煤油筒子泥一个简单的炉子那就不好看了，还有年轻人直接把火炉子搬出来图个方便。每当做饭的时候院子里烟雾弥漫，随着风箱呱哒、呱哒地扇，灶口呼呼地喷烟，孩子们就在这烟火气中追逐玩耍，不时地被家长喊喝着，直到吃饭的时候才消停些。

记得每年这样的春灶炉子一直要用到中秋节前后。

每天中午、傍晚时分，下班的、放学的回来生火做饭，满院上下烟雾笼罩。我记

得每次给家里扇火，被呛得不行就中途逃跑，害得母亲赶紧出来接着拉风箱。她说我走了，这时刻倒流回的火会把风箱烧着了！她避烟呛的方法是用一块湿润的毛巾捂在脸上，堵住眼鼻嘴。我也试过多次，可就是坚持不住，半路偷跑。等大烟从春灶炉子冒完后就可以坐锅了，之后便上演蒸、煮、熬、炒的好戏，铲、勺、刀、漏等工具也一件件上阵。

当时，家家生活普遍清苦，烩菜见不到几滴油星儿，蒸的多是玉米面、高粱面窝头；煮的，少有纯白面面条，顶多是上下白面中间夹着高粱面（叫夹心面），好看也好吃。

每天饭后，清理春灶炉子，母亲一定要亲力亲为的一件事就是用旧锅刷蘸洗锅泔水，先清洗锅灶沿台，然后再拿刷子在泡白土的笨碗里蘸上白粉刷灶帮子。这样，春灶炉子几乎日日新。

记得秋后的一个晚上，眼看雨来了，我给西耳房魏婶婶捋好的葫芦条还搭在院儿里晒衣裳的铁丝上，母亲催我赶紧取下来，摆在盖着铁板的春灶炉子上，再拿塑料布苫上。这样，炉子的余温也利用了，葫芦条子干得也快了。

上世纪六十年代，随着人口增加，春灶炉子逐渐变成了连二的大灶台，院里和大街上到处晒着麻黄草（点燃炉火的最佳材料），风箱子也被电吹风机取代。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，四合院里就被参差不齐的各种小房塞得乱七八糟了，春灶炉子也没地方砌了，便越来越少。如今，大部分人们住进楼房，但仍有个别住在四合院的老年人延用着那久违的春灶炉子。

忆当年，在一场场烟火漫卷中，我给母亲边扇火边学会了蒸黄米凉糕，给父亲在春灶炉子旁边打下手边掌握了老大同过油肉的烹饪技巧……想来，我的做饭手艺也许就是在那时候打下基础。刘印军

随手拍大同



①文瀛夕照；②生态园小景；③桑干河一角

兰子 李平 摄

